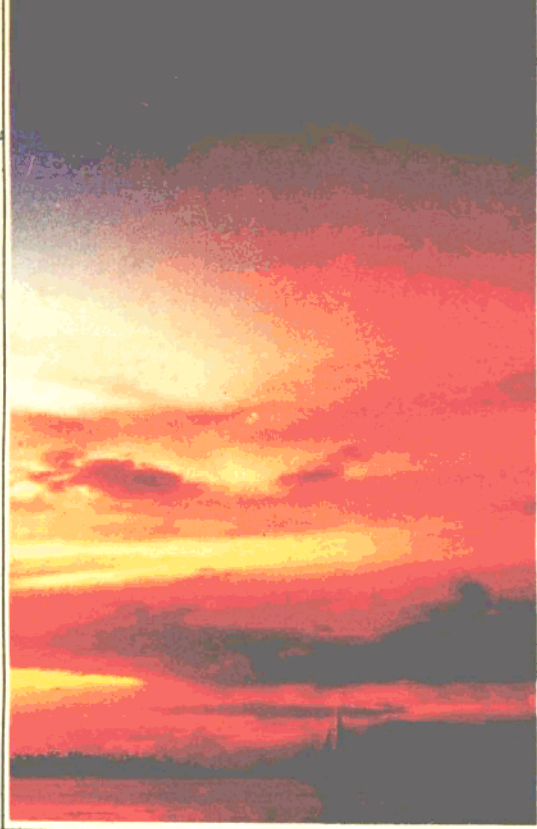




余通化 著

澄江静静流

宁波出版社

澄江静静流

余通化小说集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伯城

封面设计:陈 杰

澄江静静流 余通化 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甬江印刷厂二分厂印刷

(宁波市县前街 61 号) (宁波庄桥)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3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108-6/1·23

定价:12.00 元

第一辑

中短篇小说

目 录

第一辑 中短篇小说

戒烟·····	(1)
揪人心肺的零点——·····	(12)
圣殿的晕眩·····	(23)
澄江静静流·····	(40)
家事 (中篇) ·····	(56)

第二辑 通俗小说

S 行动的悲歌 ·····	(113)
背后，伸出一双血手 (中篇) ·····	(129)
小林团长和头牌花旦 (中篇) ·····	(180)
后记·····	(269)

戒 烟

听说老田头又要戒烟，那些平时与这位没有架子的老支书经常一起吸烟聊天的老汉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要戒烟么？除非烟厂统统关门了！”

“他能把烟戒掉，我甘愿在村子里爬一圈！”

老田头烟瘾重，全大队闻名。他曾经“戒”过两次，但都没戒掉。

第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六〇年吧，那正是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我们国家处于最困难的时期，资本主义乘机泛滥，“黑市”烟贵到一元多一包。老田头本来是吸“雄狮”的，很快降级吸“大红鹰”，这是最低级的烟了，但也要好几角一包！老田头的香烟本来是整条整条买的，这时不仅整条整条买不起，就是一包一包买也感到烫手，只得五支六支“零买”了！

老田头的老伴见丈夫每天吸烟就得花两元多，肉痛啊！可她没用吵架的办法来逼丈夫戒烟，而是想出了另外一种更好的法子。

那天，老田头把几个香烟屁股（这是他吸剩舍不得丢掉积存起来的）凑合成一支烟，正要划火柴，只见他的老伴拿着两条香烟走来，笑咪咪地放在老田头面前。

“哪来的？”老田头又惊又喜。

“哪来的？”老伴学了他一句，“不是买来的难道还会是偷来的？”

“多少钱？”

“不多不少，刚刚三十元！”

“哎哟！”老田头象被香烟火烫了一下似的，肉痛地叫道，“你怎么会去买……”

“不去买又有什么办法？”老伴把早已想好的话有条有理地摆了出来，“不是我喜欢买，而是你戒不掉啊！我看你几支几支地买，一天要买好几次，这么麻烦，就索性买两条来！至于钱嘛，二八是十六，四四也是十六，总不见得几支几支‘零买’要比整条整条买便宜！”

几句话把老田头的嘴巴给堵住了，他马上明白了老伴的用意。

“好！”老田头狠狠心，把那支用几个香烟屁股凑合起来的“自造烟”重重地扔在地上，又用脚踩了几下，发誓似地向老伴说：“从现在开始，我——戒烟！”

老伴笑了。

然而，当短暂的激动过去之后，烟瘾的痛苦就向老田头袭来了，开始象感到失掉了一样什么东西似的，坐立不安；继而感到胸口闷得发慌，六神无主；最后，老田头不得不向老伴讨饶了：

“唉……这个鬼东西，我戒不掉啊！……算了吧，虽然现在贵了一点，但总不见得会永远这样贵下去。”

老伴苦笑笑，从此再也不提戒烟的事了。

老田头第二次“戒”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里那么几个跳跳闹闹的角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宝座”眼痒得很，总想把老田头拉下来，让他们哥儿轮流坐坐。可

是贫下中农都站在老田头一边，他们靠一桶浆糊，一把扫帚，糊糊大字报，根本无济于事。只怪老田头嘴巴管得欠严，讲了一句：“武斗就是在‘文攻武卫’这句话以后泛滥起来的！”这下可叫那些跳跳闹闹的角色抓住了辫子，他们把老田头关押起来，叫老田头交代“罪行”。他们知道老田头烟瘾重，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抽烟就受不了，因此不准老田头的老伴送烟来。这样一直关了半个多月，贫下中农再也忍不住了，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老支书放出来，就要用锄头铁耙砸烂那些跳跳闹闹家伙的脑瓜子！那些跳跳闹闹的家伙害怕了，只好把老田头放了出来。

老田头一出“牢监”门，就向老烟友伸出手：“给我一支，香烟——饿煞哉！”

“哈哈，那班赤佬‘戒’了你半个多月，还没把你的烟‘戒’掉啊？”老友笑着说。

“哼！他们想用断烟来使我屈服，我偏偏要吸饱烟，鼓足精神跟他们斗！”老田头哈哈大笑起来。

.....

你看，老田头的烟瘾有多重！因此，当老田头要戒烟的消息传来，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然而，这消息是确实的，老田头这次确是下了决心要戒烟啦！

老田头为什么要戒烟？这，要从公社党委决定调老田头担任公社“知青办”负责人说起。

原来，原公社“知青办”负责人利用职权，乘“四害”横行天下大乱的时机，受贿贪污，犯了严重错误，公社党委经过镇重的讨论，决定调忠直无私的老田头担任“知青办”的负责人。

当这个决定通知老田头后，他的老伴用半认真半玩笑的

口气对老田头说：“你啊，别的都好，就是香烟这关得把牢点，别让人家用香烟烧晕了脑袋！”

老田头笑笑说：“你放心，我决不收人家的一支烟！”

老田头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知青办”这工作，涉及面广，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同自己打交道，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如果阶级敌人向自己施放糖衣炮弹，那是飞蛾扑火；如果一般的群众向他送东西，那就批评教育！只要自己站得稳，就不怕！

果然，当老田头走马上任后，各种各样的“礼品”接踵而来，情况比老田头原先的估计要严重得多。送来的“礼”，哪一份都超出了两条香烟的价值，有的甚至是两条香烟的十几倍！太吓人了！这种情况，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何时有过？要不是“四人帮”的破坏，哪会出现这种怪现象？老田头大动肝火，又叫又跳，他简直要拍桌子骂人了！可是来送“礼”的，都是一般的群众，并不是阶级敌人，他怎么可以骂呢？这时，老田头倒希望有一位阶级敌人自己撞上来，他可以借机抓住这个“典型”，狠狠地把他批一顿，刹刹社会上这股不正之风！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象舞台上做戏那样简单，动不动就可以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来。

这天黄昏，老田头刚吃好晚饭，一个老汉跨进了他的家。老田头一看，立刻站起来招呼：“老李哥，这儿坐！”

老李头与老田头差不多年纪，属于同辈人，彼此都称对方为“阿哥”——阿哥不分大小嘛。他是常与老田头边吸烟边聊天的老汉中的一个，因此与老田头十分随便。老田头立刻摸出两支烟，把其中的一支递了过去。

要是在过去，老李头会毫不犹豫地伸过手来接老田头的

这支烟。可是今天，他非但没接，反而在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往老田头胸前一递：“老田哥，今天吸支好的！”老田头一看，笑道：“哈，‘上游’啊！”这“上游”是宁波烟厂生产的一种较好的烟，相当于上海的“大前门”。对于经常吸“雄狮”“新安江”一类老田头来说，它算是高级烟了。因为老田头平时与老李头香烟递来递去是常事，所以老田头也不客气，接过那支“上游”，点燃了，美美地吸起来。

“有人说，‘上游’不比‘大前门’差，你看如何？”老李头笑着问。

“嗯，确实不比‘大前门’差。”老田头品着味说，“哎，我说老李哥，今天你怎么也买这种高级烟了？”老李头平时吸的也是“雄狮”“新安江”一类的。

“是宁波的那个小舅子特地送给我的。”老李头吸了一口烟，显得有点不大自然地说：“他有一个女儿在我们公社的河东大队插队落户，名叫杨小梅，已经四年多了……”

“哦！”老田头一惊，他立刻预料到老李头下面要讲的是怎么了！这时他才注意到，老李头今天的神情确与往日不同。平时老李头来他家，有说有笑，毫无拘束。今天呢，却进门先递烟，他真没料到，平时一谈到“开后门”就十分气愤的老李头，竟也会……这样一想，老田头真后悔吸了这支“上游”！

老田头的神色突然变化，老李头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这使老李头感到有点难堪，他知道老田头是个硬汉，因此他感到还得把话讲明白才好。

“老田哥，我并不是向你来‘开后门’的！”老李头索性直说了，“我的那个侄女插队四年多了，按政策是可以抽上去的。本来嘛，农村城市都一样，我曾多次对她说应该有一辈

子在农村的打算，她自己也有这个意愿。可是从前年开始，她妈半身瘫痪，上床下床得靠人帮助，她家除了爸爸外，再没有其他入，她不回城去照顾妈，叫谁来照顾？所以，无论是按政策办事也好，还是从特殊的原因来看也好，她都应该抽上去。去年招工吋，开始名单中有她，我们是老实人，心想上面总会按政策办事的。谁知后来被换成别人了！这不是明明让人家开了‘后门’么？……今天我向你说，只要求你按政策办事，帮帮我忙……”

老田头认真地听着。关于老李头侄女的事，他过去也听到一些，老李头讲的是事实。他摸出两支烟，一支掷给老李头，一支自己接上，说：“老李哥，你向我反映情况，这是好的。我一定按政策办事。这谈不上‘帮忙’；‘帮忙’，就不是按政策办事了！”

“为啥按政策办事就不是帮忙？”老李头糊涂了，“光符合政策，没有人帮忙，也是一场空，去年我侄女不就是例子？现在不论办什么事，总要‘印子’加‘面子’，‘面子’加‘票子’（钞票）——好啦，老田哥，你是硬的，我相信你会按政策办事，会给我们帮忙的！”……

老李头出去后，老田头又接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不一会又吸掉了半支。老李头的话，象针一样，刺痛了他的心。本来，按政策办事，就谈不上什么“帮忙”；“帮忙”，就不是按政策办事！现在，老李头却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了！这是老李头的误解么？不！由于“四人帮”多年的干扰破坏，又有象原“知青办”这样的坏干部，这就使得有些地方落实党的政策成了一句空话！有时表面看来政策是落实了一些，但它之所以能落实，就是“求人情”“帮帮忙”的结果！久而久之，就使人们产生了这么一种错误的概念：要求组织上解

决个人的问题，哪怕是符合政策的，也得向有关领导“求情”，请求领导的“帮忙”！老李头说“现在不论办什么事总要‘印子’加‘面子’，‘面子’加‘票子’”，这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这，可能就是“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可是“四人帮”的流毒却仍在危害着人们……老田头越想越激动，越想越气愤，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老伴从后面房里走出来，一看老田头蒙在烟雾里的这副模样，不由吃惊地叫起来：“哎哟，你板着脸孔一个劲地吸闷烟，刚才跟老李头吵架啦？！……”

第二天，老田头在公社知识青年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了杨小梅的材料。不错，她是完全符合招工条件的，去年，按政策是应该让她去的，可结果却让另一个插队还不满两年的人上去了！这当然是原“知青办”负责人干的“好事”！

不久，从知识青年中招工的名额定下了。老田头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对，完全按党的政策办事，将一批知识青年招了工。老李头的侄女杨小梅也是其中的一个。

几天后的又一个黄昏，也是在老田头刚吃好晚饭的时候，老李头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手提包。

“老田哥！”老李头一进门就热情地招呼。他唯恐老田头主动递烟给他，立刻摸出一支烟，送到老田头胸前：“给！”

老田头若有所思，不接这支烟。

老李头不高兴了：“怎么，过去都挺随便的，今天……看我不起啊？！”

是的，过去老田头和老李头谁抽谁的烟，彼此都毫不在乎，今天怎么好回绝呢？老田头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可是，老田头总感到这支烟今天吸得很不是味道。

“老田哥！”老李笑道，“这次亏得你按政策办事，帮了忙，小梅爸很感激，这是他特地叫我送给你的，这是一片心意！”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二条“上游”，摆在桌子上。

老田头将脸一沉，很不客气地说：“老李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老田哥！”老李忙解释说，“我知道你不会收人家东西，可是我的小舅子感到过意不去啊！他本来早就想来谢谢你了，我说现在去谢反而不好，人家还以为是送了‘礼’才让小梅被招去的呢！现在小梅已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报到了，这总没有关系了吧？”为了表示他确是出自一片答谢的心，他激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老田头用发抖的手摸出一支烟，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燃，吸了一口，说道：“老李哥，按政策办事是我们基层干部起码的准则。小梅能招去，是政策规定，并不是我老田头帮的忙！这香烟，我是决不能收的！”

“对你来说，执行党的政策是应该的；对我们来说，感谢也是应该的！”

“感谢也是应该的？！”老田头的心猛地一震。他呆呆地望着老李头，思绪翻腾。干部按党的政策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就要受到人民的感谢，就要接收人民的“送礼”，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几时有过？他想起，土地改革时，土改工作队的同志领导大家打土豪、分田地，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那时，他们有谁想到应该受到贫下中农的“感谢”呢？贫下中农又会送烟送酒去“感谢”他们么？合作化时，农村基层干部带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他们有谁想到应该受到贫下中农的“感谢”呢？贫下中农又会送烟送酒去“感谢”他们么？不会，都不会！解放以来，我们党的

干部为贫下中农做了多少好事，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应该受到贫下中农的“感谢”！贫下中农也决不会送烟送酒去“感谢”他们！这，才是正常的、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被“四人帮”破坏了！表面看来，群众向干部送东西，好象很亲密，实际上，正是干群关系紧张的表现！……想到这里，老田头不由得感到一阵痛心！

沉默半晌，老田头才感情真挚地说：“老李哥，我请你把这两条香烟拿回去，党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比亲兄弟还亲，干部是群众的公仆，而不是群众的老爷！”

老李头激动了：“老田哥，你，硬啊！……但是，你爱吸烟……如果你不会吸烟，我也不会把它拿来了。你看，我为啥不送你其它东西？……”

“那你就把我当作不会吸烟好了。”

“这哪能呢！你明明会吸烟的。”

“哦！”老田头心里一动，不知怎的，他猛然想到了土改时住在他家里的工作队的张队长。那时，土改工作队的张队长与他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当老田头领到大红的土地证的那天，高兴得象孩子一样又跳又笑。为了庆贺，不会喝酒的老田头特地打了二斤酒，想与张队长共饮一杯。哪知张队长却坚持不喝，他说不会喝酒，喝一口就要头痛。老田头是个老实人，既然张队长自己说不会喝，那就不勉强了。老田头把这二斤酒送给了邻居。后来，土改基本结束，工作队要撤离了。这天晚上，张队长兴冲冲地拎着两瓶白干，拿了一大包猪头肉，来到老田头家：“老田啊，今天晚上我俩喝个痛快！”老田头一愣：“你不是不会喝酒么？”张队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只好“坦白”了：“老田啊，我讲出来你不要怪我。我是很爱喝酒的，酒量也很大。但我到这儿是搞土改来的。

喝酒一来影响不好，二来还可能误事，因此，我在这段时间里戒了！现在，工作队就要撤了，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儿，我这个‘戒酒令’可以取消啦！一个人在生活上可以有自己的嗜好，但当这个嗜好与革命事业发生矛盾时，就应该以革命利益为重，取消这个嗜好。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个人生活问题，其实这也是个作风问题。老田，你说对么？你能谅解我上次对你的‘欺骗’么？”……从张队长的“戒”酒，老田头又想到目前自己的处境。自从担任了“知青办”的负责人后，几乎每星期都有人向他“送礼”，其中最多的是香烟，因为人家都知道他烟瘾重。在这些“送礼”的人中，虽然有个别是属于行贿的，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与老李一样，是“请求”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给予“帮忙”，或者对他表示“感谢”。能批判这些人吗？能狠狠地训这些人吗？这是“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结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要肃清这方面的流毒，光靠说理还不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干部的作风，要用自身的行动来影响、教育群众！……想到这里，一个念头在他心中产生，而且很快坚定起来。

“老李哥，从现在起，我，戒——烟！”

老李头吃了一惊，他还以为老田头跟他开玩笑，但一看老田头坚定的神色，他愣住了。

“这，这是为什么呢？”老李头喃喃地说。

老田头感到心中有许多话要向老李头倾吐，可是，千言万语，从哪儿说起？就是说出来了，老李头也不见得就能理解——“四人帮”干扰破坏了多年，一下子叫老李头理解，怎么可能呢？

“老李哥，你还记得土改时的那位张队长么？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起过他‘戒酒’的故事么？”

“啊，记得，记得！”老李头惊奇地看着老田头，他不明白老田头为什么突然提到了张队长。少顷，他才恍然大悟：“老田哥，你是想学他的样啊？”

“对！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被‘四人帮’破坏了，今天，这种作风应该继承下来，发扬下去！”老田头激动地说：“这次戒烟，我是铁了心了！老李哥，这两条烟请你拿回去！”

老李头激动地握住老田头的手，声音颤抖地说：“老田哥……”

老田头戒烟的消息传开了。当人们知道了老田头戒烟的原因后，那些对老田头戒烟持怀疑态度的老汉们也改变了起先的看法：“这次，老田头真的能把烟戒掉了！”

揪人心肺的零点一

李云轩老师刚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妻子施雯雯就从屋子里探出半个身子，关切地问：

“考取几个啊？老李！”

不知是来不及回答，还是懒得回答，李云轩说了声“真热”，抹抹额上的汗，顾自进了屋子，见桌子上放着一杯凉开水，端起来“咕嘟咕嘟”就喝，几口就喝了个底朝天。

施雯雯疑惑地注视着丈夫，见他神色有点异样，禁不住又问：“怎么？考倒了？”

“考倒？我们一中什么时候考倒过？”李云轩淡淡一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抓过一把扇子就扇。

“那，究竟考取了多少？”妻子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

“一百六十三名。”

“那二中呢？”

“他们？一百五十还不到——一百四十八名。”

“哦！”妻子松了口气，随即又问：“语文成绩呢？”丈夫是教语文的，这才是实质性的问题哩。

“我校平均八十一·三，他们平均七十九·一。”

“哈！我还以为你们这次被二中赶上了呢！”妻子如释重负，轻松地笑起来，既然没被二中赶上，那么丈夫刚才异样的神色当然不是由于不开心，而是……天太热？有点累？她